

(上接第4版)

◎ 第四组

俞白眉(《银河补习班》编剧): 银幕人物也要与时俱进, 展现新时代的精神

我想谈的方向是创作新人物。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银幕人物也要与时俱进,保持更新,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我觉得要创作好新人物的“新”,有一些特点在创作过程中是我们年轻创作者集体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新,新在讲当下。怎样创作真实的人物,让真实人物的事迹融入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浪潮当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做出的戏剧动作怎么关乎当下、展示当下、反映当下,成为当下的精彩侧面,是我们所有年轻电影工作者的挑战。

第二个新,新在树典型。越是伟大的时代,典型人物的多样性可能就越强,近几年以来我们涌现的国产电影中,已经涌现了非常多很好的典型人物,这些都属于电影艺术独有的魅力,也是大时代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迹。

第三个新,新在有共鸣。文艺创作的办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创作,相信观众也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真心和真诚。

董润年(《疯狂的外星人》编剧): 通过传唱英雄, 提炼出民族的精神内核

讴歌英雄、表现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故事和传说。通过传唱英雄,提炼出了属于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然而在当下,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英雄就是广大的人民,是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不是没有过怯懦、犹豫、自我怀疑,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用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翻越了黑暗、恐惧、卑微,克服了自我缺陷。

我觉得在现实中有无数这样的人,在生活中能看到无数的普通人,他们战胜了自我,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生活,其实这样的故事才是我们在电影创作中真正应该去展现和表达的。我们既要展现讴歌那些为人民利益做出伟大牺牲的英雄,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在作品中展现这些克服自我弱点的平凡人,他们一样是这个时代值得讴歌的英雄,这也将是我将来无尽创作源泉。

董哲(《建军大业》编剧): 在创作过程当中要确保细节的真实

我们怎么看待真实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过去尤其是在我们一开始进行电影、电视剧、文学创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确保什么是真实,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要确保细节的真实,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首先保证细节的真实。

◎ 第五组

顾晓刚(《春江水暖》编剧): 尝试在电影中 呈现“如何把传统安放在当下”

我是在富春江边长大的一个青年,有幸开始尝试做电影,进入到电影行业,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们在拍《春江水暖》的初期就在思考如何把中国的绘画和电影结合,在电影中呈现“如何把传统安放在当下”,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们希望这个故事真正拍给普通观众看,不是所谓形式上的复古,他真的发现山还是那个山,城还是那个城,但我们艺术工作者拥有一颗古艺的心去看待的时候,也给了观众一个看城市身边边自然的视角。

我觉得这样的视角,就给观众提供了除故事以外更多审美上的享受,我认为可能这种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可以让观众获得一些安定的力量去重新面对生活。

陈洁(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出品人): 服务、连接、共创

作为一家经纪公司,当我们面对《滚蛋吧!肿瘤君》、《火锅英雄》等题材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很自觉地履行这个行业的责任,我把它用6个字来总结:服务、连接、共创。我认为这是整个行业里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觉得要出一部精品电影,更多应该强调在行业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合作。壹心娱乐作为一家经纪公司,其实也是想通过服务、连接、共创,来实现对这个行业的贡献。

所谓细节的真实,就是有足够的、足够丰富的、足够能令人信服细节的支撑,才能让你想传递给观众的故事逻辑、人物逻辑甚至是历史逻辑显得更加真实。

有一些历史题材或者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不是历史本身不好看,是表现得不好看,是缺乏足够的历史细节支撑;不是逻辑不对、不是故事不好、不是人物不精彩,那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英雄人物,是细节不够丰富、不够扎实。

吴楠(《七月与安生》编剧): 项目的选择 比剧本本身的完成度更重要

对于编剧来说,不是每个剧本都能够拍电影的。我们总是会强调怎么写人物、怎么写故事,其实更多时候项目的选择,可能比剧本本身的完成度更重要。

要把项目想透,然后再完成剧本。剧本是一个结果,核心的动力其实在项目上。剧本不仅是编剧的工作,因为编剧其实做不到,任何一个导演或者一个制片人也都做不到,它需要合力,各个工种、各种资源的合力。

任鹏(《催眠大师》编剧): 要创作符合电影真实性的人物

对心理电影的人物刻画,其实是对电影真实性的探讨,对电影的质疑一般都是从真实性的角度思考的,真实性实际是经验主义,电影通过故事让我们相信真实,这便是编剧的工作,我们要创作符合电影真实性的人物,电影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于勇敢(《中国机长》编剧): 节奏和真实会成就艺术上的真实

我认为真实感,首先是要尊重事实,其次要尊重创作。尊重事实是什么?就是要充分了解这件事情,同时能从这件事情里抽取你要说的话。

在《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的创作过程中,我都有最真实的疑问,我要围着这个写。然后做大量的采访,大量的采访就意味着你开始了解这些人,你对写的事情不心虚。

另外在创作的时候,你首先要认清它是类型片,尽管讲的是中国式英雄,但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类型片来写。这样,就要遵循类型片的写作方式,当观众开始厌烦,就会开始怀疑你的真实性。所以既要保证节奏,又要保证你写的东西是出自于真实,可能两者相加才会造成艺术上的真实。

《中国机长》创作时间比较短,但为什么最后票房和口碑都挺好?是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抓住了一点——是什么造就了奇迹?是民航业的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我们只要踩住这个写,这个电影就有坚实的基础,即使它有一些小瑕疵,观众到最后还是接受了它。

陈舒(《绣春刀》系列编剧): 把自己对于家乡的热爱、情感 回馈到作品中

我谈谈我眼中的浙江或者杭州:第一,浙江这个地方天生具备审美的属性。第二,浙江人民天生就具备一种勤勉,具备一种务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劳动者、企业家和文化大师。第三,杭州现在充满了年轻活力以及创业热情,有一种古典、传统和当代特别自洽的融合。

目前,我也在和两位编剧老师一起合作,写一个发生在浙江的电影故事,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把自己对于家乡的热爱、家乡的情感,全部回馈到这个作品当中。

徐天福(横店集团副总裁、横店影视董事长): 在内容产业向“内容为王”进军

横店影视是大家心目中全球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做好服务我们义不容辞,但不仅如此,现在在发行终端上横店也已经位于全国影投前列,在全球院线排名上也已跻身全球前十。

而下一步横店集团要迈出的一步,是在内容产业往“内容为王”进军。横店在内容产业上,近几年已经有所进步,从去年开始,比如说《少年的你》、《受益人》、《大约在冬季》等等,明年大年初一我们也有《囧妈》和《熊出没》两部大片。

接下来进一步做强做大横店影视产业龙头,我有压力,但更有信心。



俞白眉



霍猛



刘文章



黄家康



董润年



◎ 第六组

刘文章(可可豆动画创始人): 创作者应该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

就当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我讲三点:

第一点,关于创作态度。动画电影和其它电影非常大的区别在于它周期更长,三年五年还好,五年十年的都有,在创作《哪吒》的时候非常明白这个创作规律,在前期特别在剧本打磨阶段,就秉承着“死磕”的精神,我觉得在创作的时候,这种精神非常重要。

第二点,关于创作方法。在我看来,创作者更应该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创作条件、资源之后,我们也用自己的体验尽可能把这种情感灌在作品当中,通过作品给观众以力量。

第三点,创作实现。如果《哪吒》提前五年或者十年开工,我认为想在有限的时间能够形成规模化的实现效果非常难。眼下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中国后期视效工业基础虽然有别个的作品非常出色,但是整体水平还不够好,而且团队的水平参差不齐。对此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因为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黄家康(《白蛇:缘起》导演): 主创团队要对故事有很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要讲好一个故事,不单要有技巧,而且从情感上,主创团队要对这个故事有很深入的了解。举个例子,包括我也好,主创团队也好,其实对于《白蛇传》的故事非常熟悉,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化学作用。想讲好中国的故事,首先我们要对故事题材本身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且要有共情在里面。

说到打造电影精品,我现在觉得《白蛇:缘起》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很感谢中国的观众给了我们特别的鼓励和包容。以后,我们应该以更好的品质,打造更好的电影作品,让观众去认可我们作品。

目前我还在《白蛇》续集的创作过程中,也会遵循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的态度,不会那么着急出来,希望用大概两年时间去打造更好的作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霍猛(《过昭关》导演): 电影产业已经处在非常好的运转机制里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电影创作者是非常可爱

的一群人。所有人都想付出100%,甚至120%的努力,想要把电影做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藏私货或者懈怠,所以非常荣幸成为这样一群虔诚热爱电影创作者中的一员。

我们的电影产业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个大的方向已经处在非常好的运转机制里。电影类型越来越丰富多样,除了一些重工业的电影在对外输出文化自信,也还有在讲述中国人普通情感的电影。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努力想要拍出好电影,能够让全世界观众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故事。其实不分“新力量”还是“老力量”,只要是热爱电影,然后潜心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提高。

田羽生(《小小的愿望》导演): 创作要符合百姓心中的民族性

什么叫中国故事?其实我们民族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在传统故事中早就存在,比如说哪吒闹海、大闹天宫、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西方是祈祷神明帮助他们,而中国是靠劳动人民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两个字总结下来,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抗争,与天斗、与地斗,我们要不停地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这一切。

反过来印证《哪吒》、《哪吒》暑期档爆发迎合了老百姓心目中的民族性,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未来创作路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针,未来我会找这种能够走到老百姓心里的项目,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申奥(《受益人》导演): 坚持当代性、本土性、创新性、作者性

我加入坏猴子影业的时候,宁浩导演就给我们提出四个关键词,叫做当代性、本土性、创新性和作者性。其实我觉得这四个“性”就跟本论坛两旬口号不谋而合,本土性、当代性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作者性和创新性就是打造电影精品,我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去创作的。

我曾经一度被欧美电影、日韩价值观影响、带偏,觉得如果那个东西更猛、更狠、更凶狠、更强烈、更凛冽,它才更有力量,我才能找到施展的地方。

但这次创作以后,我突然发现其实我跟观众的距离包括我跟主流价值观的距离一点都不远,

我非常相信他们的取向和判断。尤其当我的电影做试映会的时候,现场几百个观众一起看,我完全会随着他们的及时反馈而感到兴奋或者失落,这个过程深深震撼和影响了我。

我觉得在我们之后的创作当中,会谨慎选择题材,去选择尽量正面的、正确的能量,去把它释放出来。我希望做“坏猴子影业”走出来的好孩子”。

梁琳(英皇电影发行公司制作及项目发展总经理): 让电影通过不同行业的渗透和合作 发挥影响力

这两年的市场反馈表明,观众对于新内容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包容度,所以我想呼吁业内很多后端的,不管是发行还是院线的人,也希望给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没有那么多安全系数的影片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此外,电影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集结更多行业内外的力量,能够让电影整个生命周期更长。如果只有几十天的生命周期,它很难成为精品,所以目前我们在可操作的范围之内,尽量让自己的电影通过不同行业的渗透和合作,更多地发挥它的影响力。

曲吉小江(博纳影业副总裁、制作总监): 从平凡中诞生英雄

行业电影其实也可以称为新行业电影。它实际上是我们超出了电影本身的娱乐属性和它的艺术性之外的又一个社会属性。比如说博纳影业跟公安部合作,跟民航总局合作,跟应急管理部分合作,包括明年春节档跟交通部合作,未来可能会跟空军合作……就是这些大的系统、大的单位、大的行业,给了博纳影业非常大的支持。

我感觉到其实各级主管部门、各个行业开始勇敢地把自己的行业里遇到的问题展示给我们全国的电影观众,因为只有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我们才会从平凡中诞生出一些英雄。

所以在我们明年、后面的一些项目里,还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其中有一些已经进入重点项目。我们还会继续在这条路上去实践,讲好更多中国故事、打造更多时代精品。

